第四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

话说老太太见这些家伙什物都是自己的黄评：其实人生世人哪一件是“自已的”？必以为“自己的”，则痰迷心窍矣。不觉欢喜，痰迷心窍，昏绝于地。家人、媳妇和丫鬟、娘子都慌了，快请老爷进来。范举人三步作一步走来看时，连叫母亲不应，忙将老太太抬放床上，请了医生来。医生说：“老太太这病是中了脏，不可治了。天二评：原来此屋不利。连请了几个医生，都是如此说，范举人越发慌了。夫妻两个，守着哭泣，一面制备后事；挨到黄昏时分，老太太淹淹一息，归天去了黄评：范进疯而其母遂至于死，犹得母教未深。一笑。合家忙了一夜。

次日，请将阴阳[[1]](#footnote-1)徐先生来写了七单[[2]](#footnote-2)，老太太是犯三七，到期该请僧人追荐天二评：伏笔。大门上挂了白布球，新贴的厅联都用白纸糊了黄评：极细。合城绅衿[[3]](#footnote-3)都来吊唁。请了同案的魏好古，穿着衣巾，在前厅陪客黄评：魏好古亦有用处。胡老爹上不得台盘，只好在厨房里，或女儿房里，帮着量白布、秤肉，乱窜。

到得二七过了，范举人念旧，拿了几两银子，交与胡屠户，托他仍旧到集上庵里请平日相与的和尚做揽头[[4]](#footnote-4)，请大寺八众僧人来念经，拜“梁皇忏”[[5]](#footnote-5)，放焰口，追荐老太太生天。屠户拿着银子，一直走到集上庵里滕和尚家，恰好大寺里僧官慧敏也在那里坐着。僧官因有田在左近，所以常在这庵里起坐齐评：带叙带伏。天二评：伏笔。滕和尚请屠户坐下，言及：“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小庵里，那日贫僧不在家，不曾候得；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些茶水，替我做个主人。”胡屠户道：“正是，我也多谢他的膏药。今日不在这里？”滕和尚道：“今日不曾来。”又问道：“范老爷那病随即就好了，却不想又有老太太这一变。胡老爹这几十天想总是在那里忙，不见来集上做生意。”胡屠户道：“可不是么？自从亲家母不幸去世，合城乡绅，那一个不到他家来！就是我主顾张老爷、周老爷，在那里司宾[[6]](#footnote-6)齐评：口口声声带定张老爷、周老爷，屠户心中钦敬固只此二人也。黄评：顺手带出周老爷。大长日子，坐着无聊，只拉着我说闲话，陪着吃酒吃饭天二评：又是夏总甲声口。见了客来，又要打躬作揖，累个不了。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黄评：倒也扯谎扯的象。不耐烦作这些事！欲待躲着些天二评：女儿房里厨房里又少不得人照看。难道是怕小婿怪，惹绅衿老爷们看乔[[7]](#footnote-7)了，说道：‘要至亲做甚么呢？’齐评：真说得入情入理。黄评：更象。说罢，又如此这般把请僧人做斋的话说了。和尚听了，屁滚尿流，慌忙烧茶，下面；就在胡老爹面前转托僧官去约僧众，并备香、烛、纸马、写疏[[8]](#footnote-8)等事天二评：“写疏”伏下。胡屠户吃过面去。

僧官接了银子，才待进城，走不到一里多路，只听得后边一个人叫道：“慧老爷，为甚么这些时不到庄上来走走？”僧官忙回过头来看时，是佃户何美之天二评：生出奇文。何美之道：“你老人家这些时这等财忙！因甚事总不来走走？”僧官道：“不是，我也要来，只因城里张大房里想我屋后那一块田天二评：先透过一笔。因前已伏线，故不觉其突。又不肯出价钱，我几次回断了他。若到庄上来，他家那佃户又走过来嘴嘴舌舌，缠个不清齐评：带补带伏。我在寺里，他有人来寻我，只回他出门去了。”何美之道：“这也不妨。想不想由他，肯不肯由你。今日无事，且到庄上去坐坐；况且老爷前日煮过的那半只火腿，吊在灶上，已经走油了，做的酒，也熟了，不如消缴了他罢。今日就在庄上歇了去，怕怎的？”和尚被他说的口里流涎天二评：流涎者何也，火腿也，酒也，歇了去也。那脚由不得自己，跟着他走到庄上。何美之叫浑家煮了一只母鸡，把火腿切了，酒舀出来烫着。和尚走热了，坐在天井内，把衣服脱了一件，敞着怀，腆着个肚子天二评：好模样。走出黑津津一头一脸的肥油天二评：也象灶上半只火腿。黄评：也走出肥油了。只“肥油”二字，写出一个酒肉和尚。

须臾，整理停当，何美之捧出盘子，浑家拎着酒，放在桌子上摆下。和尚上坐，浑家下陪，何美之打横，把酒来斟。吃着，说起三五日内要往范府替老太太做斋。何美之浑家说道：“范家老奶奶天二评：老奶奶者，轻之也。我们自小看见他的，是个和气不过的老人家。只有他媳妇儿天二评：他媳妇儿者，轻之又轻之也。是庄南头胡屠户的女儿，一双红镶边的眼睛，一窝子黄头发黄评：屠户女儿，一定是此等货。写得如见其人。那日在这里住，鞋也没有一双，夏天靸着[[9]](#footnote-9)个蒲窝子，歪腿烂脚的天二评：范进娘子形容，却在此处补出。而今弄两件‘尸皮子’穿起来，听见说做了夫人齐评：你做僧官太太，亦可算得夫人。天二评：诋范进娘子者，渠自矜其貌，乃不得穿尸皮子做夫人也。好不体面！你天二评：你者，你和尚耶？你何美之耶？。那里看人去！”正吃得兴头，听得外面敲门甚凶，何美之道：“是谁？”和尚道：“美之，你去看一看。”何美之才开了门，七八个人一齐拥了进来，看见女人、和尚一桌子坐着，齐说道：“好快活！和尚妇人大青天白日调情！好僧官老爷！知法犯法！”何美之喝道：“休胡说！这是我田主人！”众人一顿骂道：“田主人！连你婆子都有主儿了！”不由分说，拿条草绳，把和尚精赤条条，同妇人一绳捆了黄评：不用剥衣。将个杠子穿心抬着；连何美之也带了。来到南海县前一个关帝庙前戏台底下天二评：戏是台上做的，今却在台下。和尚同妇人拴做一处，候知县出堂报状。众人押着何美之出去，和尚悄悄叫他报与范府。

范举人因母亲做佛事，和尚被人拴了天二评：两句连读，令人先笑。忍耐不得，随即拿帖子向知县说了。知县差班头将和尚解放，女人着交美之领了家去；一班光棍带着，明日早堂发落。众人慌了，求张乡绅帖子在知县处说情。知县准了，早堂带进，骂了几句，扯一个淡，赶了出去天二评：能员，应保举卓异。和尚同众人倒在衙门口用了几十两银子。僧官先去范府谢了，次日方带领僧众来铺结坛场，挂佛像，两边十殿阎君。吃了开经面，打动铙、钹、叮当[[10]](#footnote-10)，念了一卷经，摆上早斋来。八众僧人，连司宾的魏相公，共九位黄评：不脱魏相公，细。坐了两席。才吃着，长班[[11]](#footnote-11)报：“有客到！”魏相公丢了碗出去迎接进来，便是张、周两位乡绅，乌纱帽，浅色员领，粉底皂靴。魏相公陪着一直拱到灵前去了。内中一个和尚向僧官道：“方才进去的，就是张大房里静斋老爷。他和你是田邻，你也该过去问讯一声才是。天二评：和尚岂不知，故意问及，可知僧官之见恶于众。僧官道：“也罢了！张家是甚么有意思的人！想起我前日这一番是非，那里是甚么光棍！就是他的佃户，商议定了，做鬼做神，来弄送[[12]](#footnote-12)我黄评：补出，省笔墨也。不过要簸掉我几两银子，好把屋后的那一块田卖与他！使心用心，反害了自身！落后县里老爷要打他庄户黄评：伏后到县惹出事来。一般也慌了，腆着脸，拿帖子去说，惹的县主不喜欢。”又道：“他没脊骨[[13]](#footnote-13)的事多哩！就像周三房里，做过巢县家的大姑娘，是他的外甥女儿。三房里曾托我说媒，我替他讲西乡里封大户家，好不有钱！张家硬主张着许与方才这穷不了的小魏相公，因他进个学，又说他会作个甚么诗词。前日替这里作了一个荐亡的疏，我拿了给人看，说是倒别了三个字。像这都是作孽！眼见得二姑娘也要许人家了，又不知撮弄与个甚么人！齐评：又起下文。天二评：张静斋之为人，魏好古之学问，俱从和尚口中虚写，却又暗伏严家对亲一节。骨节通灵。说着，听见靴底响，众和尚挤挤眼，僧官就不言语了天二评：如画。两位乡绅出来，同和尚拱一拱手，魏相公送了出去。众和尚吃完了斋，洗了脸和手，吹打拜忏，行香放灯，施食散花，跑五方，整整闹了三昼夜，方才散了。

光阴弹指，七七之期已过，范举人出门谢了孝。一日，张静斋来候问，还有话说。范举人叫请在灵前一个小书房里坐下，穿着衰绖[[14]](#footnote-14)，出来相见，先谢了丧事里诸凡相助的话。张静斋道：“老伯母的大事，我们做子侄的理应效劳。想老伯母这样大寿归天，也罢了；只是误了世先生此番会试齐评：此等应酬套语，久已习而不知其非矣。看来想是祖茔安葬了？可曾定有日期？”范举人道：“今年山向不利，只好来秋举行，但费用尚在不敷。”张静斋屈指一算：“铭旌[[15]](#footnote-15)是用周学台的衔。墓志[[16]](#footnote-16)托魏朋友将就做一篇天二评：将就二字着眼。却是用谁的名？其馀殡仪、桌席、执事、吹打，以及杂用、饭食、破土、谢风水[[17]](#footnote-17)之类，须三百多银子。”正算着，捧出饭来吃了。张静斋又道：“三载居庐，自是正理；但世先生为安葬大事，也要到外边设法使用黄评：范进被张静斋教坏。似乎不必拘拘。现今高发之后，并不曾到贵老师处一候。高要地方肥美，或可秋风一二天二评：主意在此。黄评：“肥美”二字久在胸中。弟意也要去候敝世叔，何不相约同行？一路上舟车之费，弟自当措办，不须世先生费心。”范举人道：“极承老先生厚爱，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？天二评：好孝廉。张静斋道：“礼有经，亦有权[[18]](#footnote-18)，想没有甚么行不得处。齐评：的是世面上人口角。天二评：墨卷上救急语。黄评：以为可行则行矣，岂非教坏。范举人又谢了。

张静斋约定日期，雇齐夫马，带了从人，取路往高要县进发。于路上商量说：“此来，一者见老师；二来，老太夫人墓志，就要借汤公的官衔名字。”不一日，进了高要城。那日知县下乡相验去了，二位不好进衙门，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。那庙正修大殿，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，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，慌忙迎到里面客位内坐着，摆上九个茶盘来。工房坐在下席，执壶斟茶。

吃了一回，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方巾阔服，粉底皂靴，蜜蜂眼，高鼻梁，落腮胡子天二评：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黄评：不待写其为人，数句像赞可知矣。那人一进了门，就叫把茶盘子撤了，然后与二位叙礼坐下，动问那一位是张老先生，那一位是范老先生。二人各自道了姓名。那人道：“贱姓严，舍下就在咫尺。去岁宗师案临，幸叨岁荐，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天二评：过几天多要奉请。石史评：严老大面呈履历。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旧？”二位各道了年谊师生，严贡生不胜钦敬。工房告过失陪，那边去了。

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，又提了一瓶酒，桌上放下，揭开盒盖，九个盘子，都是鸡、鸭、糟鱼、火腿之类天二评：咄嗟而办，盖是市脯。然据严老二言：分家一样田地，白白吃穷，端了花梨椅子换肉心包子。则严老大之于口腹，固不惜所费。黄评：此老酒肴不是好吃的。吾服其何得如此现成。想城隍庙是其惯常请客之地，以便求说人情耳。严贡生请二位老先生上席，斟酒奉过来，说道：“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，一来蜗居恐怕亵尊，二来就要进衙门去，恐怕关防有碍齐评：真足肉麻。故此备个粗碟，就在此处谈谈，休嫌轻慢。”二位接了酒道：“尚未奉谒，倒先取扰。”严贡生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立着要候干一杯，二位恐怕脸红，不敢多用，吃了半杯放下。严贡生道：“汤父母为人廉静慈祥，真乃一县之福。”张静斋道：“是；敝世叔也还有些善政么？”严贡生道：“老先生，人生万事，都是个缘法，真个勉强不来的齐评：平空结撰一席话，却用如此起笔，真是浑然无迹。天二评：所答非所问，急要说出“极好的相与”。黄评：答得奇，并不答其所问。汤父母到任的那日，敝处阖县绅衿，公搭了一个彩棚，在十里牌迎接。弟站在彩棚门口。须臾，锣、旗、伞、扇、吹手、夜役，一队一队，都过去了天二评：必细数者，为“两只眼看着”作势也。轿子将近，远远望见老父母两朵高眉毛，一个大鼻梁，方面大耳正与“蜜蜂眼，高鼻梁，落腮胡子”两两相对。我心里就晓得是一位岂弟君子[[19]](#footnote-19)。却又出奇：几十人在那里同接，老父母轿子里两只眼只看着小弟一个人黄评：想是“大鼻梁”喜“高鼻梁”。那时有个朋友，同小弟并站着，他把眼望一望老父母，又把眼望一望小弟齐评：顿挫摆踱，有色有声，严老大如此文才，仅仅一贡，未免有屈。悄悄问我：‘先年可曾认得这位父母？’小弟从实说：‘不曾认得。’他就痴心，只道父母看的是他，忙抢上几步，意思要老父母问他甚么齐评：只怕还是夫子自道也。不想老父母下了轿，同众人打躬，倒把眼望了别处天二评：其实还望着你，并非望别处。才晓得从前不是看他，把他羞的要不的黄评：此一段谈吐，我服作者写得出。须知此等写势利，才是写入骨髓。次日，小弟到衙门去谒见，老父母方才下学回来[[20]](#footnote-20)，诸事忙作一团，却连忙丢了，叫请小弟进去，换了两遍茶，就像相与过几十年的一般。齐评：这是前世的事，汤公如何记得。张乡绅道：“总因你先生为人有品望，所以敝世叔相敬，近来自然时时请教。”严贡生道：“后来倒也不常进去黄评：恐人盘问，又说不常进去。实不相瞒，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，在乡里之间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黄评：此等言行相反，早已视为常事。所以历来的父母官，都蒙相爱。

汤父母容易[[21]](#footnote-21)不大喜会客天二评：不大喜会客者，盖常请见而不会也。却也凡事心照齐评：又说谎话，又怕对穿，于是吞吞吐吐，似真似假，文章煞费苦心。就如前月县考，把二小儿取在第十名，叫了进去，细细问他从的先生是那个，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，着实关切！”范举人道：“我这老师看文章是法眼，既然赏鉴令郎，一定是英才可贺。”严贡生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又道：“我这高要，是广东出名县分，一岁之中，钱粮、耗羡[[22]](#footnote-22)，花、布、牛、驴、渔船、田房税，不下万金。”又自拿手在桌上画着，低声说着黄评：描摹入骨入神。“像汤父母这个做法，不过八千金；前任潘父母做的时节，实有万金。他还有些枝叶，还用着我们几个要紧的人。齐评：齐评汤父母不敢同你相认者，就是怕你这些耳。天二评：然则汤父母不用着公等几个要紧人也。说道，恐怕有人听见，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。一个蓬头赤足的小使走了进来天二评：斗笋接缝，其捷如风。望着他道：“老爷，家里请你回去。”严贡生道：“回去做甚么？”小厮道：“早上关的那口猪，那人来讨了，在家里吵哩。”严贡生道：“他要猪，拿钱来！”小厮道：“他说猪是他的。”严贡生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先去罢，我就来。”那小厮又不肯去。张、范二位道：“既然府上有事，老先生竟请回罢。”严贡生道：“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，这口猪原是舍下的……天二评：范老先生未必知，张老先生有些知了。何也？彼亦此中人也。才说得一句，听见锣响天二评：亏得锣响，省了说谎。一齐立起身来说道：“回衙了。”

二位整一整衣帽，叫管家拿着帖子，向贡生谢了扰，一直来到宅门口投进帖子去。知县汤奉接了帖子，一个写“世侄张师陆”，一个写“门生范进”，自心里沉吟道：“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齐评：原来如此！天二评：补笔，从对面叙出。甚是可厌；但这回同我新中的门生来见，不好回他。黄评：所以同范进来也。吩咐快请。两人进来，先是静斋见过，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。汤知县再三谦让，奉坐吃茶，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；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，问道：“因何不去会试？”范进方才说道：“先母见背，遵制丁忧[[23]](#footnote-23)。天二评：盖范进变服而来，帖上又不注“制”字，故汤知县有此问。作书者不忍明言，故出此语，令人自悟。张静斋所谓「礼有经有权」者，即此。汤知县大惊，忙叫换去了吉服[[24]](#footnote-24)；拱进后堂，摆上酒来。席上燕窝、鸡、鸭，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[[25]](#footnote-25)、苦瓜，也做两碗。知县安了席坐下，用的都是银镶杯箸。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，知县不解其故齐评：吉服可穿，银箸不用，所谓舍本逐末也。天二评：不解者，因其先吉服而来，想不到银镶杯箸也。静斋笑道：“世先生因遵制，想是不用这个杯箸。”知县忙叫换去，换了一个磁杯，一双象箸来，范进又不肯举。静斋道：“这个箸也不用。”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，方才罢了天二评：然�t何以吉服？。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，倘或不用荤酒，却是不曾备办。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，方才放心齐评：入情入景。天二评：谑而虐矣，盖作者甚恶此辈。因说道：“却是得罪的紧。我这敝教，酒席没有什么吃得，只这几样小菜，权且用个便饭。敝教只是个牛羊肉黄评：引到牛肉。又恐贵教老爷们不用，所以不敢上席。现今奉旨禁宰耕牛，上司行来牌票甚紧，衙门里都也莫得吃。天二评：引动下文。掌上烛来，将牌拿出来看着。一个贴身的小厮在知县耳跟前悄悄说了几句话，知县起身向二位道：“外边有个书办回话，弟去一去就来。”

去了一时，只听得吩咐道：“且放在那里。天二评：可知本要受的。回来又入席坐下，说了失陪；向张静斋道：“张世兄，你是做过官的，这件事正该商之于你，就是断牛肉的话——方才有几个教亲，共备了五十斤牛肉，请出一位老师夫来求我，说是要断尽了，他们就没有饭吃，求我略松宽些，叫做‘瞒上不瞒下’，送五十斤牛肉在这里与我，却是受得受不得？”张静斋道：“老世叔，这话断断使不得的了天二评：何妨？有经有权。你我做官的人，只知有皇上，那知有教亲？想起洪武年间，刘老先生……”汤知县道：“那个刘老先生？”静斋道：“讳基的了。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[[26]](#footnote-26)，‘天下有道’三句中的第五名。”范进插口道：“想是第三名？”静斋道：“是第五名。那墨卷是弟读过的。后来入了翰林[[27]](#footnote-27)齐评：真是盲人骑瞎马，好看之极。天二评：天下实有此等妄人，并非作者平空捏造。洪武私行到他家，就如‘雪夜访普’[[28]](#footnote-28)的一般。恰好江南张王[[29]](#footnote-29)送了他一坛小菜，当面打开看，都是些瓜子金[[30]](#footnote-30)。洪武圣上恼了，说道：‘他以为天下事都靠着你们书生！’到第二日，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齐评：刘青田乃青田人，非青田知县，静斋先生遂附会之。天二评：刘老先生是土知县。又用毒药摆死了。这个如何了得！”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，又是本朝确切典故黄评：绝倒。妙在是“确切典故”。不由得不信；问道：“这事如何处置？”张静斋道：“依小侄愚见，世叔就在这事上出个大名。今晚叫他伺候，明日早堂，将这老师夫拿进来，打他几十个板子，取一面大枷枷了，把牛肉堆在枷上天二评：道光间一福建知县确有此一事。见陈子庄明府《庸闲斋笔记》。想来曾读《外史》，当是奉教于张静斋。出一张告示在傍，申明他大胆之处。上司访知，见世叔一丝不苟，升迁就在指日。”知县点头道：“十分有理。齐评：说得动听，汤公所以急急遵教。黄评：张静斋做知县，想必被参回来的，却仍以此等伎俩传授别人。妙在汤知县便听信也。当下席终，留二位在书房住了。

次日早堂，头一起带进来是一个偷鸡的积贼天二评：未必恰有此事，借来作衬耳。知县怒道：“你这奴才，在我手里犯过几次，总不改业！打也不怕，今日如何是好！”因取过朱笔来，在他脸上写了“偷鸡贼”三个字齐评：汤公悟性真好，居然以一反三。天二评：即张静斋法也，此公可谓闻一知二。取一面枷枷了，把他偷的鸡，头向后，尾向前，捆在他头上，枷了出去。才出得县门，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，痾出一抛稀屎来，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，胡子沾成一片，滴到枷上。两边看的人多笑。第二起叫将老师夫上来，大骂一顿“大胆狗奴”，重责三十板，取一面大枷，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，脸和颈子箍的紧紧的，只剩得两个眼睛，在县前示众。天气又热，枷到第二日，牛肉生蛆，第三日，呜呼死了天二评：一道灵魂寻马罕默德去了。

众回子心里不伏，一时聚众数百人，鸣锣罢市，闹到县前来，说道：“我们就是不该送牛肉来，也不该有死罪！这都是南海县的光棍张师陆的主意！我们闹进衙门去，揪他出来，一顿打死，派出一个人来偿命！”不因这一闹，有分教：贡生兴讼，潜踪来到省城；乡绅结亲，谒贵竟游京国。未知众回子吵闹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阴阳——阴阳生。替丧家推算殓、葬日辰，也替喜事人家择日的一种迷信职业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七单——旧俗，人死后四十九天内，每七天祭一次，叫做“理七”；最后一次七叫“尽七”（第四十八回）。“七单”是揭示死者入殓时辰、冲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绅衿——就是绅士。“绅”指做过官的，“衿”指秀才以上的士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揽头——承揽一件事务或一笔买卖的为头的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拜“梁皇忏”——延请僧道念经超度死者而规模较大的一种仪式，叫“拜忏”。南北朝流传下来的“梁皇忏”是忏法的一种。“梁皇”，指南朝梁武帝萧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司宾——招待员。这里指的是在执行招待职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乔——假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写疏（shū）——这里指的是“疏头”，黄纸折成的四角方的纸筒。丧家延僧、道超度死者，例有祈词，叫“疏词”，就装在纸筒里在神前焚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靸（tā）着——靸拉着，拖着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叮当——和尚做佛事时用的一种打击乐器，形如铜锣，有木把，打的东西是个丁字形细木棒。第十六回的“叮当”是仿制的玩具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长班——又称为“长随”，是雇佣关系的仆人，和卖身的奴仆有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弄送——算计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没脊骨——不成器、不正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衰（cuī）绖（dié）——麻衣、麻带。封建丧礼规定的子女为父母所服的丧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铭旌——丈许长的红绫直幅或青布直幅，请由一个有名望、有地位的人，书写死者的姓名、年岁、封职，支起来作为丧仪中的仪仗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墓志——叙述死者生平事迹的文章，刻在方石上，埋在墓里面作为纪念的。封建习俗：铭旌和墓志，要由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具名为题写人和撰作人，表示荣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风水——封建迷信习惯，为死人选择葬地时要讲究地脉、土壤、山向和水流的位置，认为这是和子孙的命运有关的，这种说法叫“风水”。这项专业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也都叫“风水”。第三十六回说到的“地理”，第四十五回说到的“堪舆”，意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礼有经，亦有权——“经”，常法；“权”，变通。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礼有必守的常法，也有例外的变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岂（kǎi）弟（tì）君子——安详和善的好人。“岂弟”，也可写做“恺悌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下学回来——知县到任第二日，例须到县学里去谒拜孔子的牌位，并召集秀才讲书。“下学回来”，就指从县学里举行了这仪式回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容易——轻易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耗羡——地方官征收钱粮时借口发补公费而额外多征的部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遵制丁忧——“丁”，遭遇。“丁忧”，是遭遇父母丧事。封建丧制亲丧三年（实为二十七个月）内不得做官（已做官的解职回籍），不得应考，不得举行婚嫁筵宴，应着孝服，遵守这种丧制就叫“遵制丁忧”，或单称“遵制”、“守制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忙叫换去了吉服——忙叫范进换去了吉服。科举时代，门生谒见老师，例穿吉服或公服，表示恭敬；范进在母丧中不穿孝，穿吉服，在当时是违制的事，所以汤知县大惊，忙叫换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柔鱼——鱿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——刘基是元朝进士，入明就担任要职，没有中进士、入翰林、贬知县等事，这段描写是作者讽刺张、范、汤缺乏常识，信口开河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入了翰林——在中央文学机关“翰林院”里做官或学习的，一般称为“翰林”，被选入院就叫做“入翰林”。一甲进士照规定立即实授翰林院官员，自二甲以下的，如在会试、覆试、朝考里的等次都是一等（或有两种是一等），也可以选进翰林院里做学习性质的“庶吉士”。本书说到的“侍读”、“编修”，都是翰林院官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“雪夜访普”——指宋太祖赵匡胤雪夜私访大臣赵普，在他家里商谈国事的一段故事。后来有些人认为赵匡胤私行的目的是在侦察赵普行动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江南张王——指元末曾占据江南地方也称为吴王的张士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瓜子金——形如香瓜子的金块。赵匡胤又一次私行到赵普家里，正遇到吴越王钱俶派人送海味给赵普，打开瓶看，都是瓜子金，赵普惶恐谢罪，赵匡胤说：“你放心收下好了，他不过以为国家事都是你们书生做主罢了。”张静斋把这段故事说到朱元璋、张士诚和刘基身上去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